



代理省长

季良 著

作者简介 ■■■■■■■■■■

季良，男，湖南张家界人，自由撰稿人，曾出版长篇官场小说《副省长夫人》。

代理省长与副省长及其利益集团的终极较量

因某些原因，作者三度罢笔，五易其稿，写的不只是官场

当清廉遭遇厚黑学

当正义与权欲狭路相逢

怀柔的中庸哲学如何战胜铁血的强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代理省长/季良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5500-0067-4

I. ①代… II. ①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9456 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 330008
电 话 0791-6894736 (发行热线) 0791-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com

书 名 代理省长
作 者 季 良
责任编辑 赵 霞 许 复
特约监制 李 强 李明佳
策划编辑 木 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ISBN 978-7-5500-0067-4

赣版权登字—05—2011—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代理省长	1
第二章	兵贵神速	8
第三章	不速之客	17
第四章	晴天霹雳	20
第五章	巨额贿赂	31
第六章	幕后主使	46
第七章	单身赴会	58
第八章	釜底抽薪	73
第九章	以绝后患	88
第十章	祸从天降	99
第十一章	全力挽留	110
第十二章	不祥之兆	122
第十三章	命悬一线	126
第十四章	任重道远	143

第一章 代理省长

一幢乳白色的摩天大楼，在港都市的东城区耸入云端，与周围参差不齐的楼房相比，如同鹤立鸡群。它就是花都大酒店。

花都大酒店 48 楼的会客厅里，华丽的吊灯和壁灯这时候都亮着，与窗外射进来的自然光交相辉映，显得特别的亮堂。

花都大酒店的老总张强贵，像平常那样嘴里斜叼着一支浅黄色海绵嘴的“雪鸟牌”极品烟，在木纹色的地面上，慢慢地移动脚步。一缕轻烟从他只露一指间隙的嘴里飘出，袅袅升起，在他的头顶上盘绕着，在会客厅里四散弥漫。

他四十出头，西装革履，腆着蛤蟆肚，留着个才一寸多长头发的小平头，头发向空中竖立着，很是时尚。椭圆形的脸上挂着笑容，露出几分自信、几分傲慢，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态。

他肥厚的手常要提一下掉离肚脐五六寸的裤腰带，长年累月，已养成了习惯。但是，随着他的脚步移动，裤腰带又掉下去少许了，因为他的肚子凸起很高，恍如半个大气球突兀在他的胸下，小腹上的裤腰带如同虚设，只能算男人的腰中有个东西而已。

今天，对张强贵来说十分重要，因为省政府的代理省长就在今天任命。而坊间早有传闻，副省长朴昊洋的官场背景盘根错节，代理省长非他莫属。无风不起浪，想必不是空穴来风。

张强贵想到朴昊洋即将当省长，不觉喜形于色。

港都市的人们都知道朴昊洋是“港都蛟龙”，终有一天要龙归大海。不但如此，而且谁都知道朴昊洋和张强贵是莫逆之交，能穿连裆裤的铁杆朋友，情同手足，胜似兄弟。

总之，亦真亦假，众说纷纭。

港都市的旧城改造，南区和北区刚刚起步。

当然，这块肥肉馋坏了不少人，张强贵也不例外。

以前，港都市其他区的旧城改造，虽然都是公开招标，但知内情的人都心如明镜，那只是走个过场，做个官样文章。

如果朴昊洋当上省长，南北两区的旧城改造，就要少许多竞争对手。但愿朴昊洋“港都蛟龙”的传说能够成为现实。

“朴副省长一定能坐上省长的位子！”

张强贵一边踱步，一边呢喃细语。

他从嘴里取出只剩半截的极品烟，在大拇指和中指之间夹着，用食指轻弹了一下烟灰。

顿时，灰白色的烟灰就在他的胸前飞舞，在会客厅的空间里飞扬。随后纷纷飘下，散落到木纹色的地面上。

须臾，笔挺站在门后穿一身纯白学生装的男侍卫生，见老总的烟灰抖落在地上，赶忙拿着白色抹布走过来，蹲下身子擦着地面，并将沾着烟灰的抹布翻转折叠后，不厌其烦地来回擦抹着。

花都大酒店无论男女服务生，都叫侍卫生，独树一帜。而男女都穿着清一色的纯白无领学生装，别开生面。说起侍卫生的称呼，张强贵自有解释，说“侍”是服务，“卫”是保卫。

花都大酒店的侍卫生都肩负着双重身份，即要服务，又要保卫。前来消费的都是体面人物，岂能掉以轻心。

张强贵对蹲在地面上擦烟灰的侍卫生睨了一眼，扭头又盯着窗外鸟瞰着港都市的喧闹。居高临下，视野开阔。

他平常很少留意俯视街道的景况，今天因等着朴昊洋升迁的消息，无所事事，多少又有些忐忑，当着侍卫生的面，便故作镇静地观赏起街道的情景，以打发难熬的时光。

不知不觉，他感觉裤腰带又脱离了轨道，便伸手提了下裤腰带。与此同时，半截烟灰又抖落到地面上去了。

男侍卫生没等张强贵吩咐，急忙拿来新的白色抹布，在地面上尽职尽责、一丝不苟地擦抹，任劳任怨。

“朴副省长为什么不发个短信来呢？”

张强贵在心里嘀咕道。但他没露出局促不安的神色。

他虽然有些埋怨朴昊洋没发短信来，但朴昊洋曾经吩咐有什么事见面说，不要在电话里谈，说在电话里谈事情很不安全。

等待，令人心神不定。

张强贵只有等待朴昊洋到来，没有其他办法打听消息。

近来，港都市电视台也在给朴昊洋竞选代理省长推波助澜，每日都播放朴昊洋清正廉洁的事迹，朴昊洋人民公仆的形象，在港都市人民心里已经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而朴昊洋常常又是福星高照，他“港都蛟龙”的传说不是空穴来风，毋庸置疑，他今天一定能坐到省长的位子上去！

突然，悦耳的手机音乐声骤响，打断了张强贵的思路。

张强贵没看来电显示，便按下接听键：“喂！我是张强贵。”

女人娇滴滴的声音：“张总呀，朴副省长有消息吗？”

这个嗲声嗲气的温柔声，以往常在张强贵的耳边响起，不是在枕头边吐气如兰，就是在手机里打情骂俏，所以十分耳熟。

她叫刘蓉娜，港都市电视台“播报新闻”的女主播，与张强贵是熟人，而且是滚瓜烂熟。

“你稍等一下……”

张强贵对着手机轻说一声后，便扭头对在地面上擦抹的男侍卫生说道：“你出去吧，待会儿有事我再叫你。”

男侍卫生立马从地面上站起身，对着张强贵像鞠躬似的，弯腰点了点头。将白色抹布搭在左手臂上，向门口疾步而去。

他轻轻地开门，没有弄出一丁点儿声响。又小心翼翼地关门，像风一样悄无声息地走了。会客厅里，寂然无声。

待男侍卫生走后，张强贵的声音也就响亮了。

“蓉娜小姐，朴副省长还没有来，事情暂不清楚。不过我想朴副省长当代理省长是板上钉钉，不会节外生枝，你也不必为朴副省长担心，我们就等着好消息吧！”

“朴副省长给你发过短信吗？”

“朴副省长一贯的作派你也知道，开会时常关着手机，他不会给任何人发短信。今晚，你们港都电视台要播报代理省长这个消息，说不定你比我要先知道详情。我想朴副省长当代理省长是铁定的事实，是家喻户晓的事情，你就放心吧！”

“张总啊，我们谁先知道情况就打电话啊！”

“好的，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张强贵挂机后，心里顿觉不是个滋味儿，便在心里骂道：骚娘们儿，想借我的嘴讨好朴副省长，虚情假意！我和你也有腿，你关心过我吗？这年头的女人都很现实，重权轻钱！

他转念一想，觉得有失自己的身份，便付之一笑。

刘蓉娜虽是电视台的主播，但播报的节目常常是台里已制作好了的片子。她傍上张强贵以后，才与朴昊洋近距离接触。

那次，张强贵招待朴昊洋，刘蓉娜也在筵席上。

刚开始，朴昊洋并没对刘蓉娜打量过，连看都没拿正眼看过。当时她坐在张强贵的身旁，朴昊洋猜想她是张强贵的情妇。

朴昊洋在筵席上，虽然觉得刘蓉娜有些眼熟，但始终没认出她就是港都电视台的女主播。她上镜是化了妆的，与现实中的她有很大的区别，不是特别熟悉的人，见面了很难认出来。

“朴副省长，我是港都电视台‘播报新闻’的主播刘蓉娜，今天沾上张总的光，很荣幸地认识了您。”

刘蓉娜话毕，便站身绕过去，伸出了纤细如玉的小手。

顿时，朴昊洋恍然大悟：原来甚觉眼熟，却是在电视里见过面。他出于礼貌，立刻伸出大手，与她礼节性地握手。

尔后，大家举杯畅饮，气氛十分融洽。

然而，刘蓉娜置张强贵于不顾，不失时机地给朴昊洋敬酒，与朴昊洋的距离逐渐拉近。后来，索性在朴昊洋的身边坐下，与朴昊洋推杯换盏，谈笑风生。筵席上的张强贵，很不是滋味。

但是，朴昊洋与刘蓉娜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尽管刘蓉娜端起朴昊洋的酒杯就喝，又不停地投媚眼儿，但朴昊洋的确没有非分之想，他不是顾虑刘蓉娜是张强贵的情妇，而是要顾及自己的身份和名誉，因为他不是与女人见面就上床的男人。

朴昊洋在没有弄清女人的个性前，常常只是敷衍应酬，一般都保持着自己的清高。他的这个作派，只有少数几个朋友清楚，不知底细的人，还真以为他出污泥而不染，坐怀不乱。

张强贵常在外面寻花问柳，他的妻子心知肚明，并想了许多“捉奸”的办法，可就是没法儿管住老公。后来，她无计可施，也就只得任其自便，只叮嘱老公在外不要惹上脏病。

今天，张强贵见刘蓉娜打电话来所关心的是朴昊洋，越想越气，便在心里又骂道：刘蓉娜，你这个骚娘们儿，要不是我张强贵，你下辈子也不会认识朴副省长。你这个破烂货，三十多岁了还没找到老公，只会一辈子给男人当肉床单。这年头的女人是祸水，刘蓉娜又是个红艳女子，早晚必是个祸害！

张强贵心里窝着火，猛地甩掉手中的烟蒂。刹那，浅黄色海绵嘴烟头就在木纹色的地面上滚了几个翻身。

他甩烟头时，由于用力过猛，裤腰带立马就脱离了原轨，便又提了下裤腰带，然后转身向窗外望去，欣赏港都市的全貌。

突然，远方的一座庞然大物跃入张强贵的眼帘。那是港都市另外一家股份制企业的办公大楼，能与花都抗争的“蓝都高科技开发公司”，实力雄厚，人才济济，在港都市可谓首屈一指。

蓝都高科技开发公司起步较早，长期以来都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已经有几十亿的资产。不但如此，又涉足高科技领域，高薪招聘回国的博士，如虎添翼。

张强贵看到蓝都的办公大楼，心里的火气就往外冒。他为抑制心里的怨气，便又抽出一支极品烟点燃猛吸。然后吐出一口滚滚的浓烟，鼻孔同时也喷出两股烟雾。经过烟雾的刺激，他顿觉脑袋里舒服了许多，心里也不像刚才那样难受了。

“希望苍天长眼，能让朴昊洋当代理省长，助我一臂之力！”

他不知不觉地说出了声，自己竟然没有察觉到。他想省政府任命代理省长的会议，这时候应该结束了。朴昊洋是否当上了代理省长呢？这年头的世事难料，可就怕风云突变。

他多次掏出手机，想给朴昊洋发短信，抑或直接打电话。

可是，朴昊洋曾反复叮嘱过他，区区小事就不要打电话，除非是万分紧急的事情，非打不可的时候，才能给他打电话。手机里说话不安全，他每天都来花都，有什么事当面谈，无忧无虑。

张强贵对手机上的时间看了一眼，便知朴昊洋即将到来。

以前，张强贵说用自己的悍马房车接朴昊洋，被朴昊洋拒绝。他说上级廉政建设抓得很紧，坐悍马房车招摇过市，这是害他。

每次朴昊洋来花都，都坐自己的奥迪车。在花都的后院下车，把司机打发走后，便直奔张强贵的专用电梯房，直升到“花都开发公司”的48楼。

张强贵的办公室就设在48楼。整层楼没有职员办公，只有安保人员，办公娱乐一条龙，全是张强贵一个人享用。

今天，张强贵感觉到从未有过的焦急。这时候，他在反复思考着，要是朴昊洋没当上代理省长，下一步棋该如何走？今天自己的脑子是怎么啦，为什么要想这些不利的情况呢？

“今天，毋庸置疑，朴副省长一定能当上代理省长！”

张强贵在心里再一次自找安慰道。但是，转瞬之间，他便觉得这是自欺欺人，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世上的美好愿望，更是人们的幻想和梦境。而现实中的美好愿望，却是空中楼阁。

张强贵没有再俯视外面的情景，扭转身按了下手机。

眨眼之间，先前出去的那个男侍卫生开门进来了。

男侍卫生毕恭毕敬地问道：“张总，有什么事要办？”

张强贵对会客厅瞟了一眼，轻言细语道：“朴副省长马上就要到了，你们一定要做好安保工作。你跟48楼的侍卫生都说一声，安保工作仍是以往的样子，无论谁都不准上48楼！”

“是！”男侍卫生转身而去。

张强贵盯着，想按下拨号键，却犹豫不决。

这时候，刘蓉娜是否知道朴昊洋的情况呢？要说朴昊洋当代理省长不会出什么意外，自己今天心神不定，也许是昨晚没睡好觉的缘故，抑或是关心朴副省长当代理省长太心切了。

朴副省长当代理省长是稳如泰山，自己不要再想些不利方面的东西，还是顺其自然吧。要是朴副省长没当上代理省长，车到山前必有路，凭自己的本事还愁没办法应付港都市的局面吗？

猛然，手机的音乐声骤然响起，十分刺耳。

张强贵以为又是刘蓉娜的电话，本不想接听，但对手机的蓝屏瞅了一眼，顿觉心脏快跳到嗓子眼里了，因为蓝屏上赫然显着三个字：朴昊洋。顿时，他喜上眉梢，心想朴副省长果然重友轻色，先来电话了。

今天见面后，一定要率先祝贺，抑或直呼朴省长，可就怕朴昊洋没当上代理省长，搞得朴昊洋尴尬。如何称呼呢？

朴昊洋是否给那个刘蓉娜抑或其他朋友打过电话，不得而知。但从时间来看，朴昊洋刚散会，也许刚走出会议室，抑或还在会议室里原地没动，这个不会错。

朴昊洋一贯做事很谨慎，给自己打电话都很小心，刘蓉娜一个女人，尤其是她那响彻屋瓦的娇滴滴的声音，与电视里播报新闻的声音差别又不大，朴昊洋在会议室不可能给这个女人打电话。

“您好！刚散会吧！”

张强贵抑制住兴奋，脱口而出。他觉得这样问候才明智。平常，他叫“朴副省长”，是因为朴昊洋不允许直呼“省长”，说他还没坐到那个位子。要是被同僚们听到，就会说他野心勃勃而大做文章，搞得影响不好，给仕途添堵。

而刘蓉娜播报新闻的时候，在电视里也常说“朴副省长”，当面也是那么叫着。所以，朴昊洋身边的人和相好的朋友，平常都叫他“朴副省长”，没哪个直呼他“朴省长”。

朴昊洋在电话里道：“强贵啊，你那里没人吧？”

张强贵回答道：“没其他人，就我一个人。”

朴昊洋道：“你等着，我马上就到。”

即刻，张强贵的耳机里就只有“嘟嘟”音在空中回响。张强贵从朴昊洋的声音中已听出端倪，事情有些不妙，很可能朴昊洋没当上代理省长。那又是谁当上了代理省长呢？

突然，手机的音乐声骤然响起来。

张强贵瞟了一眼，是刘蓉娜的手机号码，便接了起来。

“蓉娜小姐，你好！”

“张总呀，朴副省长有消息吗？”

“没有。你得到朴副省长的消息了吗？”

顿时，张强贵就有些幸灾乐祸，忘乎所以。他想朴昊洋果然够哥们儿，果然没有先给这个骚娘们儿打电话。

当然，要是朴昊洋当上了代理省长，为博得肉床单的欢喜，为刺激刘蓉娜激情满怀，为巫山云雨之时多些滋润，先给刘蓉娜打电话也说不定。今天事出有因，男人要以事业为主。

“张总啊，你真的没得到朴副省长的消息吗？”

耳机里的娇柔声中伴随着一份迫切。

张强贵这时候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没错，朴昊洋没有给刘蓉娜打电话。由此可以判断，朴昊洋竞选代理省长已经失利，这个“港都蛟龙”又要屈尊一届，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

“朴副省长也许还没有散会。我们再等等吧。”

张强贵敷衍道。心里也有些焦急不安。他担心自己说得不投机，会惹得她反感，到时她在朴昊洋的耳根边吹些于他不利的枕头风，搞得朴昊洋与他不和睦。以后自己的事情，朴昊洋就有可能撒手不管，不闻不问。

刘蓉娜的那个玉门窑儿，自己和朴昊洋都接触过，多少有些留恋。可是女人都鼠目寸光，又只顾眼前的实惠，常常口无遮拦，朴昊洋与她的那些破事儿，只怕早晚会被港都市的人们知晓。

“张总呀，朴副省长真的能当上代理省长吗？”

张强贵此时很心烦，心想你和朴昊洋也有一腿，经常在一起厮混，要说朴昊洋的升迁问题，你应该第一个知道，连你这个与朴昊洋最亲密的人都不知道，别人又怎么会知道啊？

但是，张强贵心里虽这么想，在口头上却没有说出来。

“蓉娜小姐，目前我也不知道，又不便给朴副省长打电话，只有等着。我估计朴副省长已经散会，稍后定会有消息。”

“张总啊，你知道消息后，要给我打个电话哟！”

“我知道消息后，马上给你打电话。”

“我相信你张总不会忘记的，拜拜！”

张强贵本也想说声“拜拜”，却没有说出口。他想这个女人如今不是自己的肉床单，而是朴昊洋玩弄的尤物，过于与她亲近，会使朴昊洋吃醋而反目成仇。与她保持一段距离才明智。

张强贵本不愿想这些烦心事儿，可刘蓉娜的影子又在他的脑子里根深蒂固了。那是很早以前，刘蓉娜才调电视台工作不久，张强贵的事业也才刚起步，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们邂逅了。

他们邂逅不久就好上了。但张强贵已经结婚，家里有娇妻和乖巧的儿子，刘蓉娜也就没有强求，只与张强贵做露水夫妻，求得一时的快乐。

张强贵想毕，又骂道：“刘蓉娜，你个骚婊子！”

他刚骂完，手机又响了。

张强贵对手机的蓝屏瞟了一眼，是朴昊洋的手机号码。

“强贵啊，我到花都的楼下了。”

“您好！我已经作了安排，您乘电梯上来，我在门口接您。”

张强贵仍没说“朴副省长”，在情况不明的特殊时间里，不直呼朴昊洋的官衔才明智。倘若朴昊洋当上了代理省长，依然叫他“副省长”，他心里头舒服吗？谁都有个虚荣心。换

位思考，无论谁都虚荣作祟，神仙也难免。如果朴昊洋没当上代理省长，却叫他“省长”，说不定会被他误认为是嘲弄，我们多年的哥们儿关系可能就毁于一旦，以后就别再指望他办事儿了。这年头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相互利用，各求所需。

张强贵挂机后，开门出去了。

他平常自己很少开门，若要出去，便按个键，立马就有侍卫生闪进来，鞍前马后地忙碌着。

今天他却一反常态。

花都大酒店 48 楼的走廊里，铺着一寸多厚的猩红地毯，脚感舒适，像踩在薄薄的雪地上的那种感觉，轻飘飘的。

在走廊里值班的侍卫生，平常没事做，可坐在专用的沙发上小憩。这层楼的侍卫生，只为张强贵一个人服务，只要张强贵没有朋友来或不走出办公室，侍卫生就无所事事，站着也是和自己的腿过不去，只有傻瓜白痴才会久久地站着。

但是，如果电梯房的指示灯亮了，抑或张强贵办公室门上方的指示灯忽闪着，侍卫生就如临大敌，闪电般地站起来。

很早以前，有个侍卫生坐着小憩，被张强贵撞个正着，结果被炒了鱿鱼。朴昊洋知道这个情况后，把张强贵责怪了一顿，说你强贵显摆也要分个场合，常换新面孔，对我和蓉娜来这里多不方便。

张强贵想想也在理，被炒鱿鱼的那些侍卫生心里一定有气，对朴昊洋和刘蓉娜来这里的情况，就会胡说八道。

自此以后，他就放宽了限制。

张强贵走出会客室，径直来到电梯房的门口。

他对电梯房的指示灯瞟了一眼，见指示灯的上升箭头飞快地变换着，知道朴昊洋快到 48 楼了。便对常在会客室里忙碌的那个侍卫生瞅了一眼，努努嘴，示意他进会客室去张罗，做好招待准备。那个男侍卫生扭转身，向会客室走去了。

张强贵提了一下裤腰带，然后双手的五指张开，从两边太阳穴往后拢了拢头发，又将西装衣领整理了一下，这才聚精会神地盯着电梯门。指示灯的上升箭头终于定格了。

只听“咝”的一声响，电梯门开了。

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走了出来。在他的身后，电梯门又“咝”的一声闭合，随即降下去了。

这个中年人就是朴昊洋。他神情有些沮丧，与以往判若两人。他的准确年龄是四十七岁，由于保养得好，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四五岁。国字形的脸上，红润泛光。

张强贵见朴昊洋灰心丧气的样子，顿时没有了主见，也不知如何招呼为好。见朴昊洋径直向自己的会客室走去，便跟在他的屁股后头默默地走着。

在他们的脚下，柔软的猩红地毯，一起一伏。

朴昊洋走进张强贵的会客室，在左边褐色真皮的沙发上坐了下来，将一个纯白色绣着鱼儿花纹的背垫塞在背后靠着。

然后，他的双腿成小八字形摆开，左手臂靠在沙发的扶手上，右手搭在一个蓝色的背垫上，神态肃穆，俨然一副名公巨卿的派头。他不管是在会场，还是在办公室，都是这副姿态。

男侍卫生马上将“雪鸟牌”极品烟，给朴昊洋敬上一支，并打燃火机给朴昊洋嘴里的烟点燃火。接着，便把朴昊洋来这里专用而且已沏好的铁观音茶端来，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

随后，男侍卫生才给张强贵端来已沏好铁观音的专用茶杯。

以前，张强贵对在会客室服务的男侍卫生反复嘱咐过，说沏茶敬烟，客先主后，对客人要恭而有礼，不要乱了章法。

男侍卫生忙乎完毕，知趣地走出去了。

张强贵的贴身侍卫生都清楚，来会客室的人物非同一般，老总他们有要紧事相商，待到会客室里会影响他们说话。所以，谁也不清楚他们老总的事情。

朴昊洋见侍卫生已走，便说：“强贵啊，那事没成。”

张强贵虽然事先有心理准备，但得知这个真实情况后，心里顿时像打破了五味瓶，那滋味说不出地难受。没想到斜叼在嘴里那支烟的烟灰，没来得及弹到烟灰缸里去，掉落到大腿的西裤上了。

他回过神来，赶忙站起身轻提裤子，掸掉落到西裤上的烟灰。

“谁当上了代理省长？”

“省委副书记米盛庆。谁也没想到会提拔他当代理省长。”

张强贵暗吃一惊，因为他很了解米盛庆的个性。当初，张强贵的商场刚起步，与对手竞争激烈，为把业务揽到手，便雇请黑道上的朋友，把对手打成了残疾。后来，对手经常上访。那时候，米盛庆当政法委书记，追查案子很紧，非要查到幕后的黑手不可。因此，张强贵被查出来判了几年有期徒刑。

张强贵叹了一口气。往事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这是怎么回事呢？米盛庆没有过硬的背景啊？”

“米盛庆被提拔起来，我想一定与巡视组有关。”

“巡视组，什么巡视组？我从没听您说起过？”

“巡视组是由中纪委、中组部联合组成的。成员都是部级岗位退线的领导干部。省级领导都由他们监督着。”

“按您这么说，巡视组掌管着生杀大权？”

“巡视组的职权只是了解情况，没有办案子的权力。但是，省级领导一般被提拔上去，绝大多数是由巡视组推荐的。”

“朴副省长，既然是这样，巡视组当初在港都市巡视的时候，您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要知道是这样，肯定会摆平他们！”

“强贵啊，你以为你的能力能通天哪？那是些什么人，即使你强贵给他们送座金山，人家也不会要，他们不会在这时候犯错误，毁掉一生的清白！”

张强贵很不自然地笑了一下，刚才因心情激动只顾说话，忘记了手中的烟，这时候想借吸烟来掩饰尴尬，孰料手中的极品烟已经燃完。无奈，他只有再点燃一支吸着。

“朴副省长，代理省长是不是真没办法挽回了？”

“没辙了。今天已经宣布，再没有回天之术了。”

“如果米盛庆有重大的腐败问题，他还能当代理省长？”

“强贵啊，米盛庆腐败要有证据，空口说白话没用！”

“朴副省长，米盛庆腐败，我有证据！”

第二章 兵贵神速

会客室里，烟雾弥漫，愈来愈呛人。

朴昊洋干咳了一声，见张强贵说有米盛庆腐败的证据，大吃一惊。顿时瞪大双眼问道：“强贵，你不是说梦话吧？”

“朴副省长，实不相瞒，目前我什么证据都没有，连道听途说的事情也没有。但事在人为，只要想找碴儿就一定能找出来。”

朴昊洋从沙发上站起来，在会客室里来回踱步，凝眉深思。

“强贵啊，今天我没坐上省长的位子，给我提了个醒，我要改变想法，我原来的愿望而今看来也许达不到了。”

张强贵给朴昊洋递了一支雪鸟烟，并为他点燃火。然后自己又斜叼着一支雪鸟烟，点燃狠狠地吸了一口。

“您不要悲观，朴副省长，目前米盛庆还只是代理省长，谁能保证他在人大选举之前不会出什么事儿。”

朴昊洋从嘴里取出烟屁股，边踱步，边点头。

“是啊，人生其实就是赌博，无论谁都在博弈着，有些人输得很惨，那不能怨天尤人，只能怪自己福薄命浅。今天我没坐上省长的位子必有原因，与高层领导的巡视制度想必有关。”

“怎么说？”

“近几年，国家实行巡视制度后，很少再有省主要领导落马，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今天我朴昊洋没有坐上省长的位子，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金碑银碑，不如一个好口碑。”

“您的口碑很好啊！朴副省长。”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强贵，平常我朴昊洋处处低调做人，时刻提醒自己要亲民，不能耍派头和唱高调，要留个好口碑。”

“您没有官架子，一直低调做人，这是有目共睹的。”

“不错，正因为我没有官架子，几个月前，省委周书记曾私下对我透露，上级很可能会提拔我当代理省长。可是，今天的结果却南辕北辙，事与愿违，问题究竟又出在哪里呢？”

“朴副省长，是不是有人在暗中整您呢？”

“这个事儿，我刚才也一直在想，要说巡视组在港都市巡视的时候，应该没有人对我落井下石，因为巡视组的同志听到反映哪省领导有问题的情况后，要找该领导谈问题，轻则当面批评，重则直接上报中纪委调查，不会潦草塞责。当初，巡视组的同志没找过我，这就说明没有人在我朴昊洋的背后捅刀子。”

“照您这么说，那问题应该是出在巡视组回京以后。”

“今天代理省长的结果出来后，我的思想被改变了，我必须想到自己卸任以后的日子。如果在卸任之前没把这些事情办好，卸任之后的日子也过不安宁。你强贵也要作好这样的安排。”

“您说吧，朴副省长，我该怎么办？”

“强贵，你我都是高等学府出来的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比别人智高一筹。你的屁股又很不干净，刚才我在路上反复思考过，你要做好移民到新西兰去的准备。新西兰和中国没有签引渡条例，即使将来秋后算账，查出了你的问题，也把你引渡不回来。我有一个很熟悉的朋友，他闻到风声后，提前跑到新西兰去了，后来国家想引渡他回国受审，与新西兰多次谈判没有结果。如今，他在新西兰的日子过得很潇洒。”

“对，您说的有道理，我是要作安排了。”

“你强贵有几十亿的身价，港都市的人谁都知道我们的关系很要好，以前的那些项目没费吹灰之力就落到了你的手里，人家也不是傻子，必然会怀疑是我暗箱操作，他们不敢公然说出来，是惧怕我手中的权力，担心会遭到打击报复。今天我没坐上省长的位子，与这些情况一定也有关，如此看来，危机四伏。”

“刚才您说巡视组的同志发现了哪个领导有问题，就要谈问题，朴副省长，那巡视组的同志怎么没与您谈问题呢？”

“巡视组的同志很讲究策略，不会因空穴来风而大动干戈，我分析，巡视组的同志没和我谈问题，是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也许只是听到极个别的领导反映我有不正当的问题。但巡视组向中组部推荐领导干部人选时，这些情况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米盛庆当代理省长，真的是巡视组推荐上去的？”

“米盛庆在港都官场上的口碑一直很好，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借用老百姓的话说，米盛庆是个好领导。巡视组来港都市虽然听不到老百姓的声音，但各市领导干部的话还是听过，他们或多或少要表达一些民声。米盛庆被提拔上去，也就顺理成章了。”

“米盛庆当上代理省长后，对我极为不利。”

“强贵，我以前看上你，就是看中你的脑子。今天一个残酷的现实已经摆在了你的面前，南北两区的旧城改造工程，米盛庆一定会公开招标，你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得手了。”

“我自有办法对付米盛庆，朴副省长不要着急。”

“我很了解米盛庆，你强贵不是他的对手。”

张强贵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吐出一串串的如茶杯口粗的圈圈，一个接着一个地从他的嘴里飞出来。他微笑了一下，手指着那些飘扬的烟雾圈圈道：“让米盛庆钻这个圈圈。”

“我不得不提醒你，强贵啊，米盛庆当政法委书记那么多年，对国家的法律和法规了如指掌，稀奇古怪的案子也见过，老成练达，你很难找到他的缝隙可乘，更不用说下套子了。”

“‘智者千虑，必有一疏。’朴副省长，米盛庆再精明，也有失误的时候，他不可能完美无缺，这是人性的弱点。”

“当然，人无完人。不过，你还是要慎重些。”

“刚才，我认真思考过，朴副省长，我想作两步棋来走，第一步棋是把米盛庆的代理省长职务搞下来。如果这一步棋没有成功，就走第二步棋。这第二步棋，就是给米盛庆制造更多的精神压力，让他承受不了，自顾不暇。而您与其他副省长强强联手，南北两区的旧城改造工程，就会平分秋色。”

朴昊洋站在窗边鸟瞰港都市的喧嚣，长叹了一口气。

他见屋里烟雾缭绕，顺手将铝合金的窗户打开了。顿时，外面的自然风迎面扑来，朴昊洋的鼻翼颤动，吐故纳新。

“你的想法固然不错，但实施起来很困难。强贵，我的愿望是南北两区的旧城改造工程，你能拿下一小半也就不错了。可米盛庆当代理省长后，我的这个想法根本就不能实现了。”

“我明白，所以我才要把米盛庆的职务搞下来。即使他的职务搞不下来，也要把他的精神摧毁。我想其他的副省长不可能与您过不去，以往从没有哪个领导使过您的坏。”

“你不可能把米盛庆的职务搞下来，这是做梦。”

“众所周知，给米盛庆行贿是个死胡同，谁都知道米盛庆清正廉洁，是个铁面包公。因此，就只有栽赃，让米盛庆有嘴难辩。您刚才说米盛庆被提拔上去与巡视组有关，也就是说米盛庆两袖清风的声名，巡视组的领导都知道，显然，给他栽赃也难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我张强贵还是要赌一次，孤注一掷！”

“强贵啊，把米盛庆的职务搞下来，的确不容易。所以今天我对自己的仕途也丧失了信心，前途未卜啊。米盛庆上任后，若大刀阔斧地惩治腐败，很可能会查倒一批干部。”

张强贵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又提了一下裤腰带，从嘴里取出浅黄色的海绵嘴烟屁股，

围着朴昊洋的身边转着。

“朴副省长，一切由我来办，不成功，则成仁！”

“强贵，我始终有些担心，你这次赌一把，若赢了，那是你的福分；要是输了，你也会完蛋。而我也会受到牵连。”

“我不会输，稳赢。朴副省长，相信我张强贵，我硕士毕业走上社会，除刚开始没经验失败过，后来东山再起，吸取前面失败的惨痛教训，办事儿处处留心，屁股尽量擦干净，我能有今天，还要感谢那几年的铁窗生涯。经过那几年的面壁思过，彻底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出狱后，一心一意地研究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因为商场就如战场！”

朴昊洋见张强贵很自信，心里就有些不满，这时候就想起人们常说的笑料，一个日本人到中国学习中文的故事。

这个日本人学习中文很刻苦，十几年以后，他不但会说普通话，而且还会说几个省的方言，没有一点儿日语的腔调了。

于是，他到海边的一个小渔港去体验生活。他看到一位捕鱼虾的老人，满怀信心地用普通话向这位老人打招呼：“老伯，您听我的口音，能猜出我是哪里的人吗？”

老人回答道：“你的口音，我听不出来。”

顿时，这个日本人高兴不已。他想，我的汉语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竟然连中国人也听不出来了。十年寒窗，终没白费。

老人抬起眼睛，对日本人打量了片刻，说：“如果你能把我捕到的鱼虾数数清楚，我就能猜出你是哪里人了。”

这个日本人马上以标准的普通话开始数：一、二、三……他数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得意地问道：“老伯听我的口音，我是哪里人？”

老人笑道：“中国人数五、十、六时吐字吐得很清楚，而你数这几个数字时含糊不清，我猜想这是你的忌数，那么，只有一种情况，你与叫五十六的人有瓜葛。可是，中国没有叫五十六的人，只有日本有个人叫山本五十六。因此，我断定你是日本人。”

刚开始，日本人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的汉语真的达到了中国人的水平，没想到被老人识破，尴尬不堪，不声不响地走了。

朴昊洋看到张强贵自鸣得意的神情，和那个日本人学中文的故事又是那样的相似，心里虽反感，却又不想弄僵。但是，他又不得不提醒张强贵办事小心，不要刚愎自用，作茧自缚。

“强贵，你的脑子活，鬼点子多，这个我清楚。但是，你这次的对手不是商场的那些乍富小人，而是一省之长，能呼风唤雨。你强贵没有足够的铁证来证明米盛庆有腐败问题，结果可想而知，那是飞蛾扑火。”

“我的初步计划是拿米盛庆的妻子肖丽媛来开刀！”

“我再次提醒你啊，强贵，米盛庆一贯清廉正直，言传身教，他的妻子不可能收人家的贿赂。退一步说，要是肖丽媛收了贿赂，被米盛庆知道后，只会有两个结果，一是叫当事人拿回去，二是交纪委，不会有第三个结果。你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

“如果中国哪所大学里有兵法这个系，朴副省长，我张强贵必然是第一个毕业的博士生。”

朴昊洋见张强贵仍在吹牛，心里像刀子在搅。加上今天又是他一生中最难过的日子，代理省长没当上。今天早上，他对当代理省长信心百倍，没想结果却让他心如死灰。

“强贵，以后说话，你要说些行之有效的。”

“朴副省长，您对我张强贵是否没有信心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强贵，你别误会。”

“您的意思又是什么呢？”

“强贵，我的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几个省领导里头，要说其他领导的妻子，你强贵的雕虫小技，她们一定会钻进去。但米盛庆的妻子不大可能，米盛庆廉洁奉公，一尘不染，在省

领导里头是有目共睹的，他对自己的妻子必然管束得很紧。”

“人类有个致命的软肋，即亲情、爱情、友情，谁也逃不掉这三种要命的东西。朴副省长，世上也不知有多少人，因这三种东西而丢掉性命。女人的这个软肋又很脆弱，不堪一击，肖丽媛是凡夫俗子，她没有火眼金睛的本领，不钻进圈套里才怪呢！”

“我劝你不要把话说得太死，强贵，要给自己留余地。”

“朴副省长，您今天是怎么啦？”

“我心里有些说不出的滋味。”

“我理解。不过，您要相信我，事情会有转机的。”

“官场不像商场，转机的可能性极小。”

“事在人为，不可能没有转机。”

“强贵，我再次提醒你，要把屁股擦干净些。米盛庆当上代理省长后，港都市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您是指米盛庆会打黑吧？”

“我有种预感，米盛庆当代理省长后，一定会整顿社会秩序和经济领域的腐败，因为米盛庆对这些现象深恶痛绝。”

“我不会坐以待毙，我倒想跟米盛庆博一博。朴副省长，我是个永不服输的人，谁笑到最后，拭目以待！”

“我希望你不要骄傲。强贵，骄傲对你没有好处。”

“我对您才这样说，对其他人怎么会这样胡侃呢。”

“我的预感，历来都没有出错。你是港都市的首富，中国有句俗语：枪打出头鸟！”

“朴副省长放心，我不会让米盛庆抢在前面的，兵贵神速，我趁米盛庆的权力未稳的时候，给他狠狠地一击！”

朴昊洋见张强贵越说越离谱，就不想再讲下去了。他长叹了一口气，轻移脚步，依然来到窗子边，举目向远方望去。

远方的甲山峰峦，延绵万里，朴昊洋的心里就久久不能平静，感慨万端，往事便一幕幕地浮现出来。

那时候，他刚跨入而立之年，和一帮朋友到甲山庙进香。给菩萨磕头时，他是最后一个，他磕头的时候，庙里的和尚盯着他。他磕头完毕站起来，和尚便要他走几步。

当时，朴昊洋感到莫明其妙，以为和尚捉弄自己，就没有按和尚的吩咐去做，岿然不动。和尚道出玄机，说你的背部宽而阔，与常人不一样，是蛟龙之背。如果走路的姿式是龙形虎步，将来必然会龙归大海。自此，朴昊洋“港都蛟龙”的称号便从此传开。

这会儿，朴昊洋想起自己是“蛟龙”之躯，今天代理省长的职务没有轮到他的头上，也许离龙归大海还有段距离。因此，自己就不能固步自封，在仕途中还要继续博弈。

世上许多伟人的仕途，常是一波三折。前车之鉴，自己不能因代理省长落选而一蹶不振，须向那些伟人学习，奋发向上。

“强贵啊，人的天性就是一个情字，你刚才也没说错。不过这个情字又有真情和假情之分，正如你强贵所说，许多人葬送性命都是被那个假情字所害，只怪这些人没有慧眼识珠的能力。”

张强贵见朴昊洋的态度有所改变，兴奋不已。他肥厚的手又提了一下裤腰带，紧紧跟随着朴昊洋的身边。

“世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骗子，就因为天下的人骗不尽，弱智的人占多数。朴副省长，有些人明明知道是陷阱，却还要往里头钻，这是为什么呢？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嗯，人的确有犯糊涂的时候。刚才，在风头上吹了吹，脑子也就清醒了许多，没有先前那么糊涂了。所以，我想在官场上继续打拼，以图东山再起。”

张强贵听了这番话后，心里顿时明白，朴昊洋陡然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与他“港都蛟龙”的传说想必有关。他出神地盯着甲山峰峦，一定是想起了当年他“蛟龙”的往事。

“您先前说移民去新西兰的准备工作，我照样要办。但您‘港都蛟龙’的事儿，我已刻骨铭心，我想甲山庙的那个和尚不会信口雌黄，您既然是蛟龙之躯，那您就要坐到那个位置上去。”

朴昊洋没有再说话，扭转身又对甲山望去。这时候，他多么希望精通相面的那个和尚长命百岁，以便找他再核实一下自己的仕途。可是，他的那帮朋友后来去过甲山庙多次，都说没有再见到那个会看相的和尚。那个和尚是否还活着，没人知道详情。

“强贵，我‘港都蛟龙’的传说，希望你不要凑这个热闹，领导干部相信迷信，这是上级领导不容许的，影响多不好啊。”

“我们在一起时才说，在外面绝对不会说。”

“我再次叮嘱你，强贵，在外面可不要信口开河啊！”

“我明白，我不会乱说的。”

“我朴昊洋自从政以来，基本上是一路顺风，没想到这次遇到了坎坷，我的脸往哪儿摆啊。你强贵也知道，港都市电视台为使我当上代理省长做过许多努力，而同僚们也助威呐喊，结果呢，我名落孙山。如今，我朴昊洋又怎么面对同僚和下属啊！”

“朴副省长，当初和尚说您是蛟龙之背时，您只是一位普通干部，后来接二连三地被提拔起来，而今官居副省长，事实也明摆着，龙归大海仅一步之遥，您不要悲观了。”

“唉，但愿如此吧。”

“我想您有‘港都蛟龙’这个传说，省委周书记又向您透露，您很可能被提拔代理省长，您有这几个有利的预兆，人们常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把米盛庆整倒，也不是没有可能。”

“当然，事情成功与否，还要得天助。”

朴昊洋随口附和道。转念一想，张强贵又有些狂傲，稍不谨慎就会惹出乱子来。便盯着张强贵，一眼不眨。

“强贵，我要提醒你的是，有时候事与愿违都因考虑不周，你以后办事儿要慎重，不然就会适得其反，惹火烧身。”

张强贵走近茶几，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润过嗓子后，又将手里的烟屁股塞进嘴里猛吸着，然后吐出一串串的烟圈。

“我张强贵天生会玩阴谋，父母就生了我这么个好脑子。朴副省长，要不是我会下套子，我张强贵也不会身价过亿。”

朴昊洋从窗子边回转身，冲张强贵笑了一下。

然后，他迈着小方步，低着头，在会客室里来回走着。见张强贵仍在海吹，心里便有些不悦，也开始警觉起来。

他想起原来一个同事，中毒后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情景。他弥留之际，紧抓着妻子的手，泪流满面道：“亲爱的，我……”

他妻子捂着他的嘴：“你不要说话，安静地睡吧！”

他有气无力地道：“亲爱的，我一定要对你表白！”

他妻子说：“你还是好好地睡吧，没什么好表白的。”

他说：“亲爱的，我不想抱憾离开人世，我一定要对你表白。我……我曾经睡过你的亲妹妹和你最好的朋友……”

他妻子说：“我都知道，所以我才对你下毒！”

朴昊洋想起那个同事惨死的情景，顿时想起中国的古语：“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都还可，最毒妇人心。”如今看来，张强贵极像有妇人之心，他要诬陷米盛庆的妻子就

是佐证。

“强贵，你以后无论办什么事，都要长个心眼儿。”

“这个不需您提醒，我历来办事都很谨慎。”

张强贵见朴昊洋手里的烟屁股快燃完，赶快端起茶几上的烟灰缸走过去，伸在朴昊洋的面前，让朴昊洋弹烟灰。

朴昊洋索性将手里的烟屁股丢进烟灰缸里。一缕轻烟，随着窗子里吹进来的劲风，从烟灰缸里升起，飘然而去。

张强贵将烟灰缸放在茶几上后，转身又给朴昊洋递了一支雪鸟烟，并帮着点燃火。他们常常如此，一支接一支地抽着。

朴昊洋轻吸了一口，便从嘴里取出，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仍低着头，似乎在欣赏木纹色的地面，目不转睛。

“强贵，南北两区的旧城改造工程，你要调整一下思路，对强硬的竞争对手，你要有一套出奇制胜的方案。”

“今晚，我把计划反复思考一下，以确保万无一失。这关系到我公司的利益，容不得半点儿纰漏。”

朴昊洋轻吸一口烟后，便向茶几走去。他右手夹着烟屁股，在烟灰缸里轻弹一下烟灰，左手端起自己常用的茶杯喝起来。

他也许是渴急了，接连喝了几口。随着他喉咙的吞咽，脖子的喉管一凸一凹地颤动，恰似水中鱼儿吸水的样子，张弛有度。

张强贵跟在朴昊洋的身后走向茶几，顺便将手中的烟灰也向烟灰缸里弹去。然后端起茶杯也喝了起来。

“朴副省长，我的计划已经思考就绪，最近就实施。”

“你是说南北两区的旧城改造工程吗？”

“不是，南北两区的旧城改造工程要放后，整倒米盛庆的代理省长职务必须尽快实施，趁他现在的根基还不牢固。”

“强贵，栽赃诬陷肖丽媛的事情必须谨慎。我刚才又思考了一会儿，先要审时度势，要看米盛庆上任后的情况，然后再作决定。所以，我建议你最好是放弃这个想法。”

“等待，我想也不会乐观，因为米盛庆已深得民心了。”

“如此说来，你强贵确实又成熟了许多。”

“我早就说过，我张强贵有个非同凡响的脑子。”

“我心里有些不踏实，如果失手，后果就不堪设想。”

“我理解您的心情，这关系到您的仕途。不过，我以往遇到的对手，没哪个不是我手下的败将，这您是知道的。只是官场中的那些败将，没有米盛庆的职务高而已。”

朴昊洋想想也是，张强贵确实遇到过很多官场的强硬对手，后来都伏首称臣，甘拜下风，与张强贵沆瀣一气。

“好吧，但愿你强贵马到成功。”

“我可以这样说，米盛庆的代理省长职务，在人大选举的时候一定会名落孙山，他不可能坐到省长的位子上去。”

张强贵说完，正要将烟屁股向嘴里塞去的时候，不经意地看到窗子的空间里，一个指头大的物体在闪着光芒。

“朴副省长，那是个什么东西？”

朴昊洋随着张强贵的手指头看去，什么也没看到。见张强贵惊讶万状的样子，迷茫地望着张强贵，不知所措。

“我刚看到它就叫您，眨眼就不见了，这真是怪事儿？”

“你看到什么东西了，这么惊慌失措？”

“那个东西就像媒体报道的不明飞行物，光芒四射！”

“强贵，你究竟看没看清楚？”

“我看清楚了，我的眼睛又没毛病。”

朴昊洋转身向窗子边走去，将脑袋探出窗外，对空中望了片刻，蓝色的天空中，没有一丝絮云，晴空万里。而花都大厦的周围，也没有什么异样的东西，连鸟儿也不见一只飞翔。

朴昊洋扭转身，盯着张强贵微笑了一下。他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烟屁股，右手掌伸在张强贵的眼前，不停地晃动着。

“强贵，你看到我手掌的动作了吗？”

“朴副省长，我的眼睛没有问题，刚才我看得清清楚楚，有个指头那么大的东西，在窗子里闪动，光芒刺目。”

“强贵，你自己看看天空和花都大厦的周围，看有什么东西没有。只怕你患上了妄想症，大白天都说梦话。”

张强贵将脑袋伸出窗外，对天空和花都大厦的周围仔细地看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心里有些纳闷了。

这时候，尽管窗子外的天空晴朗，但风很大，加上楼层太高，风一阵紧一阵地向张强贵的脸上吹打着。

“这真是怪事儿，我的眼睛绝对没有问题。”

“强贵啊，你别神经兮兮的。说不定是孩子们玩的那些航天飞机呢，别大惊小怪的。”

“朴副省长，要真是那些小孩子玩的航天飞机，我惊讶什么呢，我就怕不是那个东西。我学过电子，现在的高科技越来越发达，针孔摄像头、针头录音器都上市了。您刚才说的儿童航天飞机，只要把这些东西组合成一体，就是一个很高级的摄录器。”

“我说你患上了妄想症，你还不承认。目前，电子行业恐怕还没到那一步。即使到了那一步，也被公安管制着，不会允许在社会上随便出售。摄录别人的隐私，法律也不容许！”

“我有些担心刚才我们的谈话被摄录。要是我不懂电子，刚才看见的那个东西，就当看稀奇过去了，可是现在，我怀疑是个电子摄录器。”

“这个不大可能。你想想，如果真有这东西，媒体就要报道出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这样的新闻。”

“您只知道一面，却不知道另一面，媒体报道出来的科研成果，多数是些好大喜功的人。真正的科学家，只会一心扑在事业上，对这些虚荣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兴趣。这就好比你们官场上，那些清正廉洁的干部往往得不到重用，而华而不实的干部却偏偏被提拔上去。这是为什么呢？”

“你强贵真的是风声鹤唳，我想你是看走了眼。”

“我这会客室是隔音的，外面走廊里的侍卫生都听不到内面的说话声。我平常很少打开窗子，担心电子摄录器在窗子里摄录。只要不开窗子，摄录器就只能摄录到画面，而录不到声音。”

“你处处长个心眼儿，方方面面提防着，这有百益而无一害。刚才那东西，你究竟是否看仔细了，是不是摄录器？”

“我虽不敢保证那是个电子摄录器，但我的怀疑始终不会放弃。明天，我就要侍卫生把48楼各个房间的窗帘，全换为隔光的窗帘，不让外面的光射进来，小心提防为上策。”

“今天，你强贵看到那么个东西，就如临大敌，这有失你的身份啊。人要干大事业，就要有大将风度，处变不惊！”

“朴副省长，这不是我草木皆兵，而是电子行业发展太快。我们人类的将来，必然被电子影响甚至毁灭。今天我目睹的那个东西，决不是人们传说的不明飞行物，而是千真万确的